

JINDAI XUESHU WENHUA
QUYUXING YANJIU

金代学术文化 区域性研究

王万志 著

金代学术文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项目（2015ZZ010）

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

王万志◎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 / 王万志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692-1965-4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金代
IV. ①K246.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287号

书 名：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

JINDAI XUESHU WENHUA QUYUXING YANJIU

作 者：王万志 著

策划编辑：邵宇彤

责任编辑：邵宇彤

责任校对：宋睿文

装帧设计：林 雪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059号

邮政编码：130021

发行电话：0431-89580028/29/21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jdcbs@jlu.edu.cn

印 刷：吉广控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29千字

版 次：2018年4月 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 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692-1965-4

定 价：53.00元

内容摘要

金朝统治疆域辽阔,各个区域自然地理、民族构成、经济水平和区域政治等因素的不同,对各个区域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通过综合考察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民族构成及区域政治,将金朝疆域划分为金源、辽海、燕云、豫鲁和陕甘五大区域,总结各区域内儒学、文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分析区域自身的学术文化发展过程及各文化区域间的互动关系。

金源地区为金朝的上京路地区,其人口以女真族为主,因此当地学术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女真民族文化特色;辽海地区为辽东和辽西地区,包括东京路、咸平路及北京路大部分地区,人口以汉族、渤海族为主,当地学术文化则带有渤海文化色彩;燕云地区包括中都路、河东路、河北路、大名府路及西京路的州县地区,自海陵王迁都燕京到贞祐南渡以前,中都是金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燕云地区也是金朝的文化重心区。有金一代,燕云地区的文教、儒学、文学都十分发达,文人辈出,同时也因京畿之地吸引全国文人云集于此,使之一度成为引领全国的学术走向和文学风尚之源地。直到宣宗南渡,燕云地区的文化才因为战争的破坏和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迅速没落。豫鲁地区主要是指南京路、山东东西路地区。豫鲁地区在北宋统治时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但在金宋战争的摧残下,该地区的文化出现严重的衰退。入金以后由于一直处于金宋边界,致使该地区经济萧条、文化残破。直到“皇统和议”后,豫鲁地区的文化逐渐进入复苏阶段。贞祐南渡后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燕云文人为主的全国各地文人纷纷涌入河南地区,在儒学、文学理论、诗词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壬辰北渡时期,山东东平成为北归文人的聚集地,山东一度成为金末的文化重地。陕甘地区位于金朝统治的西北边界,也是金朝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自宋朝以来,陕甘地区由于地处边防,战事不断,这对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金代陕甘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全真文

学的发展，但就整个金朝而言，该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及其他中原地区。这五个文化区域之间由于金朝几次迁都 and 大规模人口迁移而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各个区域学术文化存在高下之别又各具特色；它们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但又展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金源学术文化研究	16
第一节 金源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族分布	16
第二节 女真建国前后金源学术文化发端	25
第三节 上京为都城时期的金源学术文化	34
第四节 上京为陪都时期的金源学术文化	41
第二章 辽海学术文化研究	50
第一节 辽海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族分布	50
第二节 金前期辽海学术文化	57
第三节 金中后期辽海学术文化的发展	66
第三章 燕云学术文化研究	75
第一节 燕云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族分布	75
第二节 燕京时期燕云学术文化	83
第三节 中都时期燕云学术文化	92
第四节 金末燕云学术文化	107
第四章 豫鲁学术文化研究	109
第一节 豫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族分布	109
第二节 金初豫鲁学术文化	115
第三节 刘齐政权与南京行台时期的豫鲁学术文化	118
第四节 金中后期豫鲁学术文化	122
第五节 迁都汴京时期豫鲁学术文化	129

第五章 陕甘学术文化研究·····	147
第一节 陕甘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民族分布 ·····	147
第二节 金前期陕甘学术文化 ·····	152
第三节 金中后期陕甘学术文化 ·····	155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68
附 表·····	175
后 记·····	203

绪 论

金朝由古代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1234年亡于蒙古汗国,历时120年,与南宋王朝南北对峙,统辖了中国北部半壁河山。《金史·地理志》曰:“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曷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¹有金一代,金朝统治地区基于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民族结构、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因素的不同,逐渐形成各具区域特色的学术文化。本书根据整体文化特征的不同,将金朝辖区分为金源、辽海、燕云、豫鲁和陕甘五大文化区。各个区域的学术文化有其各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和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互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金朝百年国祚,文学、儒学、教育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并表现出自身独特的审美风范和发展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史研究迎来新的局面,金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也不断开拓发展,尤其在女真文字、金代文学、金代儒学、元好问研究、全真文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同一种文化门类在不同地区发展状况是有所不同的,某个局部地区可能会出与整个文化发展趋势不同甚至相悖的情况,因此不对其进行区域性的考察,就无法掌握金朝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然而,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学术文化的区域性研究恰恰十分薄弱,笔者正是基于这一点,将金代学术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对金朝学术文化进行区域性考察的同时,注意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进而全面认识金代各

1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9页。(版本下同)

区域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与特点。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经济类型、生产力水平派生了该区域文化相对稳定的气质风貌和审美取向。同时,各区域文化又是变化发展的,在政局变化、各族人口流动、经济兴衰乃至朝廷政策倾向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书结合金朝历史总体发展趋势,对于金代各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化进行阶段性的考察,并分析各区域的学术文化在各个不同阶段产生变化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时期所创造的主要文化成就。力图从区域的角度来探讨金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学术文化状况,进而正确认识金代学术文化的多源性、交融性以及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

一、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于金代区域学术文化的研究,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以东北和燕云地区的著述最为丰富,其中又以金源地区和山西最为重;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要薄弱得多。至于金代区域学术文化的宏观研究,则十分鲜见。任万平《论金代文化区域结构》(《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是以华夏文化为标尺,将金代文化划分为重心区、亚重心区、新开区、亚新开区。但该文只讨论了金代儒学的区域结构,对区域学术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教育、文学等没有涉及。陈万雄主编《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冯天瑜、林干主编《中华地域文化大系》(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丛书,都是以地域为单位,对地域文化进行通史性的论述,虽然有涉及金代文化的部分,但很简单且不系统。

然而,学界关于金代经济、政治、民族、地理、文化、女真文字、社会问题、宗教等方面的专史研究,为金代学术文化的区域性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下面分两大部分进行介绍。

1. 相关专史类的研究

关于金代辖区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对中国北方包括东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了介绍。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介绍了金朝境内各区域的地理状况。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金朝的疆域四至、民族分布及行政建置沿革进了

系统研究。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亦叙述了金朝境内各地的地名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沿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5年）介绍了金朝的疆域版图和地方建置。

关于金代经济与人口史研究。张博泉先生《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金朝经济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与另一部张先生所著《金史论稿》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对金代农业与人口、手工业、商业、土地与赋役制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其中有专节论述了金代社会经济结构与地域性特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对金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商业贸易状况及土地、赋税等问题也有专门论述。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对金代农业地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过程有专门的研究。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对金代人口发展变化过程及户籍问题进行了研究。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对金代契丹人在各个地区的分布进行了考察。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有关于金朝人口史的专门论述。刘浦江《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对金代女真猛安谋克人口数量的时代变化和地区分布进行了考察和估算。程妮娜《金代东北民族分布与民族迁徙》（《金上京文史论丛第二集》，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对金代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人口迁移有具体研究。吴松弟《金代东北民族的内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系统研究了金代女真、契丹、奚、渤海等民族的迁移与分布情况。

关于金代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宋德金的成果最为宏富，宋先生所著《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关于金代社会生活专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于金代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并对金人的社会文化，包括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学校教育、文体娱乐、岁时节日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的相关专著还有柯大课《中国辽宋西夏金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韩世明《辽金生活史话》（东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徐炳昶《金俗兄弟死其

妇当嫁于其兄弟考》（《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曾代伟《试论金朝婚姻制度的二元特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唐长孺《金代收继婚》（《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对金代社会的婚俗进行了专门研究。张英《金代丧俗考》（《辽金史论集》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对金代葬俗进行综合性研究。陈晓莉《辽夏金代居住风俗》（《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中有关女真人的民居和宫室变化发展过程的论述。张其凡、惠冬《金朝“南人”胡化考略》（《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对金代中原地区社会习俗的胡化现象进行了论述。

关于女真人的社会文化与风俗研究。关于女真猛安谋克的研究日本学者起步较早，其中以三上次男先生的研究成就最大，20世纪70年代他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金史研究》三册（中央公论美术出版，昭和四十七年版），其中第一册为猛安谋克研究，金启琮先生将其翻译出版名为《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对猛安谋克户的居住地有专章研究。张博泉在《金史论稿》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中对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及其分布亦有专门的论述，这对本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专门研究女真文化习俗的重要著作，对女真族的婚姻形态、家庭形态、社会组织及生活习俗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相关论文主要有漆侠《女真建国初的社会状况》（《教学理论与现实》1958年第1期）探讨了女真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宋德金《金代女真族俗述论》（《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对金代女真族的社会风俗文化进行了论述。程溯洛《女真辫发考》（《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对金代女真人的服饰、发式进行了考察。赵评春《金代女真服饰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根据黑龙江阿城齐国王墓出土的遗物对女真服饰进行了研究。吴正格《金代女真族食俗窥略》（《满族研究》1986年第3期）、崔广彬《金代女真饮食习俗考》（《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对金代女真人的饮食文化进行了简要论述。桑秀云《金室完颜氏婚制之试释》（《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39本上册，1969年）、都兴智《女真族的婚姻习俗》（《松辽文物》1985年第1期）、王可宾《试论女真族的部落外婚》（《北方民族》1990年第2期）对金代婚俗进行了论述。李健才《金代女真墓葬的演变》（《辽金史论集》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刘晓东等《试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类型和演变》

(《辽海文物丛刊》1991年第1期)等论文对金代女真人的葬俗发展演变有具体论述。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对金代女真族家庭形态进行了专门研究。关于金代女真汉化研究较早的论文有陶晋生《金代中期的女真本土化运动》(《思与言》7卷6期,1970年3月)。近年龙小松博士论文《冲突与融合——金代文化的变迁》(浙江大学,2008年)认为女真文化和汉文化之间关系的演进是金代文化变迁的核心问题。

关于女真文字研究。女真文字研究起步较早,始于19世纪30年代清人刘师陆《女直字碑考》《女直字碑续考》(后收入《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研究女真语言文字成就最大者为金光平、金启琮父子,其著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是对女真语言和文字的专门研究,论述了女真文字的创制和行使过程,介绍了女真文字的构造和读音、女真语语法,女真语与满语、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并肯定了女真文字对金代史学的重要贡献。蔡美彪《女真字构字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对女真大小字的创制、构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齐木德·道尔吉《关于金代女真大小字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金代女真语札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主张现存女真文字为女真大小字的混合体。国外关于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如清濑义三郎则府著,邢复礼等译《女真音的构拟》(《民族史译文集》12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刊,1984年);山本守校订,贾敬颜等译《阿波文库本〈女真译语〉》(《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附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

关于金代教育与科举研究。关于金代教育的研究,20世纪中叶以前研究很少,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相关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张博泉《金代教育史论》(《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将金代教育发展过程分为前波谷、波起、波峰、波伏、后波谷五个阶段,并提出金代教育具有远承唐而近袭辽宋、多民族同轨、重视小学教育和民族教育等特点。宋德金《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对金代考试制度中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进行了考察。都兴智《金朝教育述论》(《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对金代教育制度进行探讨。王崇时《论金代女真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对金代女真官学教育的设立与发展进行了专门论述。兰婷《金代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年)对金朝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女真学和私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薛瑞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论述了金代科举制度发展的过程,并对金代的进士进行了全面的统计。都兴智《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将金代科举制度与前代进行比较,总结金代科举的特点并更正了史料记载中的错误。

关于金代儒学文化研究。宋德金《金代儒学述略》(《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提出虽然金代儒学成就不大,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名家,但是该时期儒学在北方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表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张博泉《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分析了金代儒家思想的来源,并提出儒学到辽宋金时期,已经由“华夷之辨”的儒学向“华夷一体”的新儒学发展和变革。晏选军《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论述了金代理学的发展历程,认为金朝后期理学越来越受到北方文人的关注,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而金朝灭亡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南宋程朱理学以此为契机开始在北方广泛传播。霁虹、史野《李纯甫学术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对李纯甫的学术著作及儒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刘达科《金朝儒学与文学》(《江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论证了金代儒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刘辉《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对金代儒学发展脉络、学术源流、基本精神和代表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杨珩《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对金代儒学发展的背景、过程、阶段性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外国学界对金代儒学的研究也有一定成果,以美国学者田浩为表代,他的《金代的儒教一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记》(《中国哲学》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著对金代儒学及金人正统观、夷夏观进行了论述。金代儒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关于金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受到传统正统观的束缚,金代文学一直得不到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研究对象也主要局限于元好问、王若虚和诸宫调等方面。从70年代末开始,金代文学研究才逐渐升温,到90年代迎来繁荣的局面,相关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周惠泉对金代文学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著作主要有《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年)、《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詹杭伦

《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将金代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分为金初、金中叶、金末和金亡四个阶段，认为金代文学以华实相扶、骨力遒劲为特色，但也存在生硬粗糙的弊端。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以金代作家为中心，研究了金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论述了金代文学的特征与地位，并重点研究了元好问、王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金代著名文人。近年来关于金代诗词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金词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有张朝范《金元词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赵维江《论金元词的北宋风范》（《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等。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分析了金元词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特征，对吴蔡体和遗山词论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对《全金元词》作了订误补遗。关于金代作家的研究，近年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其研究重点集于中金代文学巨擘元好问及其他著名文人。元好问研究一直是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20世纪以来关于元好问的研究可谓著述宏富，相关专著有数十部，论文多达数百篇，如张啸虎《论元好问在金代中州文坛的领袖地位》（《晋阳学刊》1987年第5期）、万亚峰《元好问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狄宝心《元好问“以诚为本”说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除元好问外，关于金代文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文人如蔡松年、宇文虚中、王寂、王庭筠、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蔡珪、党怀英、李纯甫、河汾诸老等的研究也有一定拓展，如周惠泉《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吴凤霞《金士巨擘——赵秉文》（《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胡传志《论金初作家蔡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王庆生《李纯甫生平事迹考略》（《晋阳学刊》2001年第4期）、王庆生《吴激家世生平考述》（《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李定干《王若虚著述考》（《文献》2007年第1期）等。美国学者包弼德《赵秉文》（奚如谷主编《女真统治下的中国——金代思想文化史论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赵秉文等金代重要文人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

关于金代女真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金启琮《论金代的女真文学》（《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祝注先《金代女真的诗歌》（《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等，认为金代文学不仅仅是汉族文人的文学，女真文学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外还有张晶《金代文化变异与女真诗人风格》

(《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景爱等《谈完颜亮的诗》(《满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等。

关于金代戏曲研究。以金杂剧和诸宫调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胡忌《宋金杂剧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薛瑞兆《宋金戏剧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探讨了金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影响。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中国文学研究》3卷,作家出版社,1957年)、吴则虞《试论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5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翁繁华《试论诸宫调的音乐体制》(《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对诸宫调的格式、体制和表演形式进行了考察。此外,关于金代戏曲文物的研究也有一定建树,如元鹏飞、王海燕《宋金戏曲发展的文物考察》(《艺术百家》2004年第1期)等等。

关于金代宗教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金代宗教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成果愈加丰富。宋德金《金代宗教简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对金代社会流行的萨满教、佛教和道教的发展进行了简要论述,并分析了其发展的原因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关于金代佛教研究的论著则相对较少。漆侠《金代佛教》(《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对金代佛教的传播、流派、寺院经济、佛教艺术以及大藏经的刻印等方面作了简要介绍。都兴智《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对金代佛教在女真人中的传播及女真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进行了论述。金代道教研究方面,以全真教研究为主,在全真教的传播、教义,全真教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点,创始人王喆与全真七子,全真诗等各方面,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如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源流》(《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唐代剑《王喆生平事迹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等。李洪权博士论文《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吉林大学,2008年)提出金末全真教的广泛传播与战乱期间全真教的救济活动有关。关于金代萨满教方面的研究有富育光、孟慧英《金代女真族的萨满教》(《黑河学刊》,1988年第3期),对金代萨满教进行了探讨。王可宾《女真萨满述论》(《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提出女真族的萨满信仰曾是一种斗争的政治手段,后来受到辽宋文化的影响而走向衰落。

2. 区域学术文化与相关的区域历史研究

与专史研究相比,关于金代各地区的学术文化及相关的区域历史研究则

薄弱得多。下面从金源、辽海、燕云、豫鲁、陕甘五个区域来介绍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金源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对于金源地区的经济、民族构成、女真民族源流、女真社会文化等方面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关于金源地区经济研究主要有李英魁《从依兰出土铁农具谈金代黑龙江农业》(《合江文物》1980年12期)、朱国忱《略论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1期)、裘石《金代黑龙江地区城市经济刍议》(《北方文物》1992年1期)、李澍田、王崇石《海陵迁都与金上京经济文化发展的起伏》(《辽金史论集》第9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郝思德等《黑龙江省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织金锦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王禹浪等《金代黑龙江流域的农业和手工业》(《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等文对金源地区农业、手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姚从吾《金朝上京时期女真文化与迁燕后的转变》(《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对上京时期的女真文化与海陵迁都后女真文化进行比较并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徐玉虎《女真建都上京时期的风俗》(《大陆杂志》9卷10期,1954年11月30日)、景爱《金上京女真贵族的生活》(《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3期)对金代上京地区的女真族生活进行了论述。李宾泓《金代上京地区女真人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对上京地区女真人饮食文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在女真丧葬习俗方面,金源地区出土的金代墓葬、碑刻的报道和研究论文较为丰富,如庞张伟等《“金源故地”发现金齐国王墓》(《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等。女真文字、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凤翥译《〈大金得胜陀颂碑〉之研究》(《民族史译文集》8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刊,1980年)等。董克昌《上京的金廷知识分子》(《辽金史论集》第9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肯定了女真文人对金代文化的贡献。金源地宗教文化的研究主要有鸟居龙藏《金上京城佛寺考》(《燕山学报》34期,1948年6月),对金上京地区的佛寺进行了考证。董万仑《从庆源、北青女真字刻石看金代东海女真的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认为金代曷懒路地区佛教已为多数女真人所接受。此外,相关考古调查与研究有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研究》(《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里壤《金宝严大师塔铭志》(《黑龙

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等。

关于辽海地区学术文化的专门研究比较有限。关于辽海地区经济研究主要有张祖亚《金代农业经济的特点——辽阳地方农业简史》(《方志天地》1990年1期)、陈志健《试论金代阜新社会经济》(《阜新社会科学》1996年4期)对金代辽河流域经济进行了初步研究。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根据对金代辽西地区农业人口分布密度的研究,认为金代辽西地区人口与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从老哈河流域转向大凌河流域,并通过傍海道与辽西、辽东以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联为一体,共同构成金代东北地区的主要农业垦殖区。辽海地区的民族研究以渤海族为主,主要有刘肃勇《辽金两代的辽阳地方史和民族问题》(《社会科学动态(辽宁)》1982年第8期)、《金代辽阳渤海人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4期)等。程妮娜《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认为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本民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糅共存的特征,金朝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本民族的特征,而到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该地区金代墓葬和碑刻介绍与论述的文章,如陈大为《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邹宝库《辽宁发现金代塔铭刻石》(《文物》1995年第12期)等。

燕云地区是金代文化重心区,在文学、戏曲、教育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成就,因此相关研究也最为丰富。关于燕云地区经济研究主要有谢志诚《金代河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河北学刊》1990年3期)、齐心《从金代遗迹遗物看金中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文物与考古》3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年)、于德源《金中都的农业》(《环境变迁研究》5辑,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苏天钧《金中都的经济与文化》(《辽金史论集》9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对金中都的经济发展进行一定的研究。齐峰、李晋林《山西平水刻书业与中国古代出版》(《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对兴盛于金元时期的山西平水雕版印刷业和金元两代官方出版机构进行考证,认为平水雕版印刷业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还有张承宗《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杜成辉《金末文坛领袖雷渊——兼论辽金时期西京的出版印刷业》(《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景爱《金